

廣州話的審音工作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有關廣州話的審音工作，香港語文教育界一直十分關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曾於1990年10月在廣州邀請十多位專家學者就審音工作進行座談討論，詳情已在本刊第十一期作了報導。據知，審音委員會這幾年的工作轉入具體細緻的資料搜集方面，屬下的審音編輯組把《廣韻》所收的字抄入卡片，通過對幾部比較流行的粵語字典、詞典字音的抄錄對比，找出了一批讀音有分歧的字。利用這些材料，又反過來驗證1990年撰寫的《廣州話審音方案》初稿，對該稿所定下的一些審音原則提出了修正和補充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審音委員會利用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5月上旬在廣東惠州召開學術年會的機會，順道舉行了一次審音委員會會議。會議進行一個下午，出席的學者和工作人員有：

詹伯慧(暨南大學，審音委員)

曾國忠(廣東省語委辦公室副主任)

何科根(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理事)

陳曉錦(暨南大學，審音委員會審音編輯組)

范小靜(廣東省電視台，審音委員會審音編輯組)

麥 耘(中山大學，審音委員會審音編輯組)

余偉文(中山大學，審音委員)

羅偉豪(中山大學，審音委員)

常宗豪(香港中文大學，審音委員)

繆錦安(香港大學，審音委員)

張雙慶(香港中文大學，審音委員)

會議討論部分有兩個重點，一是審核《廣州話審音方案》的各個條目，討論的結果見附錄由筆者和詹伯慧執筆的《廣州話審音方案》(以下簡稱《審音方案》)。二是就審音編輯小組準備的上聲字異讀字材料，作逐字的討論。編輯小組核對了黃錫凌的《粵音韻彙》、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大字典》、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商務小字典》、周無忌和饒秉才合編的《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香港中華書局編的《中華新字典》這幾本重要的注粵音的字書，一共列出了有異讀的上聲字六百五十多個，依部首排列。這部分的工作進展

不大，整個下午不過討論了三十多個字，部分字還未達成一致的意見。其實這也是意料中事，一是委員對《審音方案》的原則的理解還未能趨於一致，每個人在第一次討論這些異讀字時仍然帶著較強的主觀色彩是很自然的事；二是面對著這些活生生的材料，我們才真正了解到生活中的粵語讀音混亂複雜的一面，處理這樣棘手的問題自然不能簡單化，深入而又激烈的爭論是難免的。經過一個下午的討論，委員都同意類似的會議要多開幾次，因為這既有統一委員對審音原則認識的好處，實際上也處理了一批讀音有分歧的字。當然，要會議開得好，準備工作十分重要，一是審音編輯組的資料要事先準備好送到審音委員的手上；二是審音委員開會前要做功課，正式會議時發言方能言之有物，這樣審音工作的進度一定會快得多。

這兩三年來，筆者一直關心廣州話的審音工作，也出席了若干次為這項工作而召開的會議。檢討之下，有幾點意見提出來和大家討論。

第一，是如何運用《審音方案》的問題。《審音方案》是用來決定異讀字讀音的標準和原則，孤立看每一條方案，都是正確和合理的。但因為整個方案並沒有規定條目之間的主從先後次序，使用起來便容易各取所需，而且都可以引用方案來支持自己的意見，結果爭論還是免不了。以「刊」字為例，現在粵語有平、上兩讀，一音 $h\text{on}^1$ ，一音 $h\text{on}^2$ 。「刊」古音平聲寒韻溪母，按規律各方言應讀陰平聲，普通話正是讀作陰平的 $k\text{an}$ 音。粵音 $h\text{on}^2$ 應是誤讀，因為陰平聲極少變調作陰上的。據知廣州人以讀 $h\text{on}^2$ 的為多，如據方案(二)審音原則的第(2)點「從今」、「從眾」，則可定為 $h\text{on}^2$ 音。但如據第(5)點，「把向共同語靠攏的原則看作規範廣州話又讀音的一項重要參考」，則粵語區既有不少人把「刊」讀作 $h\text{on}^1$ ，把這個音定為正讀也是合理的。這兩個原則前者排列在先，是否意味比較重要呢？後者則明顯的說明是一項「重要參考」，也不容忽視。這樣的矛盾估計在處理具體字詞的讀音時一定還會經常出現，如何取捨，應排出一個先後次序來。

第二，是《審音方案》對處理廣州話流行地區讀音出現分歧時如何處理並無明確規定。當然，這項工作既由廣州語文學界的朋友發起，定名又叫「廣州話審音委員會」、「廣州話審音方案」，當然可以把審音範圍局限於廣州「市」的讀音內。但隨著電子通訊媒介的發達、經濟社會的急速發展，說粵語的各個地區關係日益密切，讀音的相互影響是很自然的事。審定粵音不注意廣州市以外的地區，尤其是港、澳兩地的讀音，明顯是不足夠的。因此，審音委員會組織成立時，已邀請香港和澳門語文界的專家學者加入，其目的正是為了參考各方的意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以香港和廣州來說，兩地的粵語多少是有不同的，據知已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專門研究。以讀音來說，如方案(二)第(4)點(1)A所學的「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慧」字音 wei^6 在廣州市人的口中可能相當一致。 wei^6 音的來源，有人說是受普通話的影響，《新華字典》注 hui 音，並加括號說「舊讀 sui 」(1979年修訂重排本頁188)，普通話同讀 hui 音的

「慧」、「惠」粵音都讀 wei⁶。不過「慧」字古代有祭韻云母「于歲切」一讀，云母今粵音 [w] 聲母的有「王」、「爲」、「永」、「筠」等等，所以也可以說「慧」讀 wei⁶ 並非全無根據，《粵音韻彙》正收這個音。但「慧」古音又有祭韻邪母「祥歲切」一讀，這正是「舊讀 sui」的根據。有趣的是，香港的粵語中這個字幾乎毫無例外的讀作 soey⁶ 音。像方案中「慧」字的處理辦法，把 soey⁶ 音作舊讀，便沒有照顧到香港地區的特殊情形。這種地區的分歧如何處理，值得討論，但千萬不要以人口的多寡來作決定。類似的例子還有「糾」字，也是省、港兩地讀音明顯不同的字。

第三，對真正的多音字應如何處理，是這次審音會議中部分委員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當討論得較為深入，某些字因用法和意義不同而有多種讀音出現，又或者是兩三個音同時流行而有建議全部收入時（例如有「舊讀」、「又讀」、「口語音」、「讀書音」之不同，加上保留古讀），作為第一線的播音界人士就會感到無所適從，而希望審音的結果能達至定於一尊的權威性。這種要求是合理的，這就要求審音委員會付出更大的努力，多做一些討論折衷的工夫，盡量在分歧中找到共識，使有問題的字能夠定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讀音。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最近獲得捐助，將由何文匯、朱國藩兩位博士開展粵語讀音的研究，據知他們的標準是讀書音，有了這一明確的目標，在審定讀音時的標準就較容易釐定，審音委員會因為要面對紛繁的語音現象，難度當然更高，但如果能樹立使人信服的讀音權威，其價值應該是肯定的。

第四，審音方案中雖然表示審音要「結合古今語音發展規律」，「參考古音反切來釐定今讀標準」，但實行起來對古音的重視還不足夠。例如審音編輯組的資料中只列出字典注出的今音，未加上古音材料如反切等，在討論中確會帶來不便。因為「從今」、「從眾」說來容易，但不容易量化，例如「眾」，要多少人才算「眾」？憑感覺便容易流於主觀；但從演變規律去找答案，往往較有說服力。此外，罕用的字更加要用古音來類推，無分歧的字用古音做一番分析核實的工作，也更能了解古今音演變的規律。當然，這方面的工作量是相當大的。

比較第一稿的審音方案，可以看出廣州話審音工作正朝著合理精密的方向發展，預料不久的將來可以看到初稿的成績。但是，工作是繁重又艱巨的，除了審音委員會各委員和審音編輯組的努力，更希望聽到各方面的意見。審音方案的第二稿已在澳門刊出，本刊這一期刊出了經討論修正後的第二稿，供有興趣的學術界和社會人士參考，並希望引起討論或向審音委員會反映意見。書面意見可用專文或通信形式寄交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我們將把意見轉交審音委員會參考。

附錄：《廣州話審音方案》

一、審音範圍

1. 《廣韻》所收字。
2. 其他在粵語中出現的字。

審音的重點是幾種流通較廣的粵語字(詞)典中注音有所不同的字。

二、審音原則

1. 面對廣州方言現實，從加強規範、減少歧異的前提出發，參照現代漢語共同語的審音原則，結合古今語音發展規律和音隨義轉的實際，認真審訂廣州話的標準字音。

2. 經審定的音既有保守的一面，但又不能過於保守，要能夠適當反映一個時代的語言面貌。因此有必要在廣州話審音中充分考慮「從今」、「從眾」的原則，對廣州話中存在的異讀、誤讀現象進行整理分析，斟酌取捨，力求訂音合理。

3. 在審訂廣州話字音時，宜注意：

(1) 約定俗成：對於業已在人民大眾中廣為流行的讀音，要認真考慮其是否已為社會所公認，不能過分拘泥於語音規律，輕易宣佈其為「誤讀」，確已「積非成是」的誤讀，經反覆研究，該承認的就要加以承認。

(2) 地名的讀音一定要充分尊重當地的習慣，貫徹「名從主人」的原則，如「番禺」的「番」讀 pun¹，「東莞」的「莞」讀 gun²，「高要」的「要」讀 jiu¹ 等。

(3) 古代人名讀音要尊重傳統的習慣，不要因今人的誤讀而隨便取消某個讀音，如樂毅的「樂」作為姓氏讀 gok⁹ 不讀 lok⁹，「樂」字必須保留作為姓氏時讀 gok⁹ 的讀音。溫庭筠的「筠」讀 wen⁴，但今人多誤讀作 gwen¹，「筠」字應保留 wen⁴ 音。

(4) 對於不常用的字，一般字典無讀音可查者，要根據廣州音的發展規律，參考古音反切來釐定今讀標準。

(5) 把向共同語靠攏的原則看作規範廣州話又讀音的一項重要參考。凡共同語跟廣州話都存在讀音分歧時，要盡量參照共同語的取捨情況來作審音的決定。

4. 對一些問題的初步考慮：

(1) 時下讀音與傳統讀音出現矛盾時，擬作如下處理：

A. 絕大多數人讀現音，僅少數專業人員或部分地區讀傳統音者，擬注現音，將傳統音標作「舊讀」，如「擘」wei⁶、soey⁶（舊讀）；

B. 現讀與傳統音並行，絕大多數人讀傳統音，僅少數人或少數地區讀現音時，注傳統音，將現音注為「又讀」。如「骼」字多數人仍能讀 gak⁸ 音，擬將此音注作正音。有人把此字讀作 lok⁹，則作為「又讀」處理。

C. 現讀與傳統音平行，可參照上述 3 (5) 方針，把靠攏共同語的音讀作為「正

讀」，如「援」的讀音，就可以考慮以 jyn^4 為正讀。

(2) 有口語音與讀書音區別的，目前粵語字(詞)典中處理方式不一，有的兩音並列，有的只取其一，應如實反映語音實際，既要面對時下口語讀音的實際，又不能隨意摒棄傳統的音讀，看來還是採取既保留兩讀而又加以注明的方式處理為好。其實廣州話的口語音與讀書音規律性是相當強的。突出表現如：

A. 長短元音的區別：一般韻母中帶短元音 e 的多為讀書音，帶長元音 a 的多為口語音，如「爭」口語多讀為 $dzaŋ^1$ ，讀書音則為 $dzeŋ^1$ ；「勒」口語為 lak^8 ，讀書音為 lek^8 。時下年輕人常是「一刀切」地把 a 用到口語的表達中，模糊了長短元音的區別。又如 $eŋ$ 、 $iŋ$ 的區別， ek 、 ik 的區別，也都反映出口語和讀書音的差別：口語音多為 $eŋ$ 、 ek ，讀書音多為 $iŋ$ 、 ik 。如「請」口語為 $tseŋ^2$ ，讀書音為 $tsiŋ^2$ 。「赤」口語音為 $tʃek^8$ ，讀書音為 $tʃik^8$ 。這些差別應該在審音時予以保存。

B. 聲母送氣與不送氣的差別，也反映在不同的粵語字(詞)典中，其中有的也屬於口語音與讀書音的差別：送氣多為口語音，不送氣多為讀書音。例如「淡」讀 dam^6 是讀書音，讀 tam^5 是口語音，二者除送氣的差別外，聲調也有陽去、陽上之不同。

有的送氣與不送氣的差別並非屬於讀書音與口語音的差別。如「靚」，有的粵語辭書注音 peu^6 [$p'eu^6$]，而有的辭書卻注為 bou^6 ；「蓓」有的辭書注為 pui^4 [$p'ui^4$]，而有的辭書卻注為 bui^6 ；「灼」在同一部辭書中就有 $dzœk^8$ [$tsœk^8$] 和 $tsœk^8$ [$ts'œk^8$] 兩個讀音。這類送氣與不送氣的讀音差異狀況在審音時值得認真對待。

(3) 零聲母的陰調字現在廣州有不少人讀 $ŋ$ - 聲母，擬將這類字一律作為「又讀」處理，不一一注明，仍按正常的讀法作零聲母處理，如「安」字只注 on^1 ，不注 $ŋon^1$ 。

(4) 現在廣州話有幾個音在青年口中出現簡化現象與合併現象，反映了方言語音是不斷變遷的，不容我們忽視。但在審音時，我們寧願採取比較保守的看法，「瞧一瞧、等一等」，不要匆忙將新發展的音代替傳統的音，例如 l 、 n 聲母年青人常有混讀，我們審音時仍按 l -、 n - 分開來注音； gw -、 kw - 中的圓唇 w 正日漸弱化，有的人乾脆取消 w ，我們也不必一律跟風，除了個別字音確已消失 w 的，我們得照實際讀音標注(如躉、礦、芥為 $kɔŋ^3$)，而保留舊讀 $kwɔŋ^3$ 外，一般在兩可的情況下，擬仍保留 w ，以顯示粵語聲母的特點；又如聲化韻粵語中有 m 、 $ŋ$ 兩個，時下不少人合併為 m ，如「吳」、「五」都為 m ，我們主張仍按粵語規律暫時保留 m 、 $ŋ$ 之分。

(詹伯慧 張雙慶執筆)